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
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
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
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為三牙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
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
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券養庖庸可爲儀而不
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
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
悉曲密不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
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
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戎車三百乘纜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千之
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
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戮瞿銳立于門陞垂堂
者卞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
于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
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
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
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辟寵嬉
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賢異務所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
器用而已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五十五
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賈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卜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一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則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不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趙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素七出之

王彥超奏乞徐州

初劉贊校徵使都押牙韋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贊不得立奉贊妃據出拒守以河東獲二所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不攻城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贊守孤城知其不齊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贊未遇害時爲贊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
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
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
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
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
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為
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
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
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雍止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
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
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

敬瑄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
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味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
王復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
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
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
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
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父不死乃
為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
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
其不以為耻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
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
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而耕
於野則無辱矣

秦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露奏
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嘗嘗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
鎮秦州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起難此以死報恩之時
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
亡滅貪淋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河也

彥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
當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
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以中書令申遣近臣
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速
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為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
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
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志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
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與乎亦與
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
行之今小人為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偽不是信也則非大

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徙善之路闢改過之門
勵耻格之規重死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
善方之力於爲惡者孰賢也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
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
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夫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
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
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
豈以位玄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
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日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
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
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
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
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
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
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
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
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奈何曰擇官師簡法令
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有寃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為治
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
則侮文狡吏相為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
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
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
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
於是有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
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
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愛通幽隱下酌民言
彼百姓之有寃無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
名死分無所顧忌之為大害也故以越訴為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為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
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第之訴
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一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
聽民自用及唐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
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贖晉天福
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
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王變每變每會至於為民入害然
後李穀建議周祖董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
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
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第一是然糝糶之類將不給而
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鞠角革筋于公
府吏胥旁緣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為錢纔數千而所
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死
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
絕產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
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
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
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今又生肉之禁又如此而
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
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生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
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畎畝則農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
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叟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
平虜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
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已任天下
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
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二虜孔明所以定
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
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通事五代貴變解台致身宰輔
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為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不可倉卒後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漫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上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為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弟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穀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為宰相可謂失顧顏陳譽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而忘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對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非幼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為監何也其辭宅之時

一 積於未盡而差數不遠之意已萌故也雖然峻本歌
一 重製已上員者表而出之以為相而心豈好惡為公賞
一 謂之入心從之如元乾楊公望志之戒耳

二 峻知唐後主殷恃功車橫留臣三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
百入時之禮不立衆心忌之帝亦謂誣殺以謀反殺之

三 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如舜峻悖慢甚而免誅殺被
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公史稱殷事母孝母所不可
未嘗敢行及為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殺即取杖授婢僕
自答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改國號此雖士大夫有
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外亦謂其美事母以愛事
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
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建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
其屬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五刑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
故以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石棺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
石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發與故藏之深
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
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
於父曰古者墓而下墳今立東西為之之人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北城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
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地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一庫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為勝也禮有以人為貴者立
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天子下以地為之封為六此尊卑
之殺也故周官冢人注謂冢者為之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
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斤且有若覆屋者有若
子之墳如齊釋者曰馬之墳封也先儒云馬之墳封三斬板板
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也三斷止之也方殺蓋高四尺
曰季王葬其子揜於其冢向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
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
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
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
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
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鼠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庠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為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二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之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為山陵試令流水與丘壠同故厚葬而自敗者呂政是也制為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制者昔矣然貴為天子勢有不行光武所謂口帝王之事也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壠皆小無所考證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為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法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不為乎後世人主奉身奢大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為山陵厚為齋送苑官邑徒百出遊衣冠幽置嬪官衛以官司克以卒伍與丘居無異且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豈異言不甚乎然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至於發掘羨露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為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於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柩何衣足以飾身棺同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為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嵩陵豐約之詳以見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曰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馮道曰未嘗陛下能為唐山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豈足耳馮道曰未嘗陛下

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父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為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安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亦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為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寒責帝稱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
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
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而
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
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
之奔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
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悞
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不
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徒
聲而心悖聽馬聲而肉掉當必禁入寇則擊
及樊愛能復還則煦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獻王馮道平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
人莫測其量溫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
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
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天下
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臣
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
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莫爲君
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為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
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
也所謂道者有存其宜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
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
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
與言一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為申商之事稱王說帝
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
以與三層意而以為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
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
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為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
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師師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為重衆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廢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
邦本而言之曰民為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
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
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
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
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為
重乎當以民為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
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
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
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
為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偽之臣

妾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
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
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士受君之德父子祖
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
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
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外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攫取免於
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
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
驕將之間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
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弒不
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
人之訓爲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

溝瀆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
范質稱道厚德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
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改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片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一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驍銳且曰兵務精
一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
一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一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
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
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妻送死養生
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
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
解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
宗之言則知晉漢商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
取以實倉稟耳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
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
實民之以此法今必無憫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也不寧惟是九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辰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
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
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害闕猶放漕數百萬世宗罷之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今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

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
一 雖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二 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休迫甚矣不忍而敢
三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况財貨賂賂中人
四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上十居八九今使
五 兩省官薦堪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
六 一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
七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
八 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
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石曰吾姑嚴為之防耳則燕人窺
十 之其弊益甚然則察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蘇兩省
十一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其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
十二 之具得人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
十三 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
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
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
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為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
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
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
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為之

若也如知其難者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為之則
有怠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
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
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
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
可禦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
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
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
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
前古耶

救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
俟祖父母父母之命若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勿惑流俗

者查天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千三百三
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為有尊長
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
則甚庸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若夏夜柯柯者
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為癩疾猶有三萬餘
歸之南亩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贖
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宋之
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
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錢鏰之
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令輸官餘其直隱匿及

五斤者死一謂侍臣曰卿輩勿以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謂佛耶夫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變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禁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貨泉留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貨遠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墮壞直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防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直可流於地上一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寺觀鐘磬鉦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鉦鐸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創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莽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主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而泛海迎契丹於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積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日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亦而入幽谷也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
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立以
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
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
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立以割地爲
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
朱异受侯景金寶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
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
令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
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畱看爲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行逢固召之而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
其兄弟至國廢殺相尋弃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又蒙
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
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
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
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
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力士而
已飛升黃白之間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
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欲博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
一巨洞實之徒相類於升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者皆自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
一節而大備東漢時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
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一一流遠有端結而曰揲究極象數心經八經而不得與儒者
一同流學貴於得一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傳華於橫帝既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
然則宜奈何爲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祀周之末
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官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
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
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
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
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爲敵視
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實事溥

晉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容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為狔犬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狔犬耳此以詆諆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息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

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

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闢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

雲霓之望時兩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

成不若美成也

唐皇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

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

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

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

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撫風沐雨惡衣菲

食躬稼甲由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
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
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
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
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關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
者其不得也且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
不然項籍入秦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
千六抵虜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
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末齊丘多樹朋黨專因朝權陳覺李衡古爭附之覺嘗奉
伊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
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主師比自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
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晉楚子納孔子
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
產子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
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
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久之維翰外爲揚
光遠所劾內爲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
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

彼內生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韓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一
丞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還禮至可
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博信明義伸嚴續
之被讒而於齊立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管台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倒
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徭其耗或取其自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
吏詭貸而徭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實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
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
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斥救
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
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
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書蠹弊也立
兩稅限知早徭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
姓除害豈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誡諭之莫言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者不可焉則以不可為可率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飲沉酣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滯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徇貨愛寶致致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未子明重戶言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石
役不息可以害賢懼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禍諸鈞賞
以充姦謀安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
不如忘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豈易而
免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為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為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為
本務於是有所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勳
勞之將官賢之家胥吏之人賧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
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勸種
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損矣養民之職盛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二問爲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必不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與周之重也一德一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全矣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方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我蚺履稀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子所傳則徒貴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鉤有曠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策讀書而質質然如擿埴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為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三十



